

初春,徜徉在泉港的古村老巷,寻觅端月的音讯。

这个时候,还没有习习暖风,也没有锦绣花色。但蒙蒙细雨中,我感受到了弥漫的泥土芳香。我在泥泞的小路旁,发现了草儿冒出的小绿芽,还有枝头悄悄结出的苞蕾。我似乎听到了春的声音,脑海开始笔锋旋转,水墨层叠。

突然间,雨就大了,越下越大。为避雨,我贸然闯进了庄炳文的北管传承中心。

就这样,遇见了北管,遇见了庄炳文。

此时,庄炳文正领着一群穿着蓝白相间校服的孩子在排练。我悄悄地在一旁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

“咚咚锵,咚咚锵……”锣鼓铿锵开场后,十几个人的乐队,吹拉弹唱,移宫换羽。委婉优雅的旋律,把我拉入到音乐的意境中:采莲的小船,已经划到了水中央,小船在微风中摇摇荡荡,阳光下有鲜艳的荷花,还有水里摇头摆尾的小鱼儿……孩子们很投入,在那一张张稚嫩的脸上,我看见了欢喜、敬畏。

演奏完毕,孩子们静静地听着庄炳文的点评,而后静静地退到了观众席。接着,庄炳文又招呼后台的老艺人们入场。

十几位身穿红色团花汉服的老人各就各位,他们手持乐器,恬淡而平和地等待着坐在首席的庄炳文“发号施令”。

现场鸦雀无声。

“嗒!嗒嗒!嗒!嗒嗒嗒!嚓、嚓、嚓……”忽然间,清脆激昂的开场响起,节奏明快。

随着庄炳文手中的响板和高音板

 特写

在春光里遇见

□黄燕

一张一合一上一下一起一落,抒情满怀,欢畅热烈的乐曲合奏如长河水般奔腾而来,明媚充盈,开阔悠长。

音乐的魅力无以言传,我知道我被它击中,并瞬间被带回遥远的时空。我双手按住胸口,尽量让急促的心跳平缓下来。脑海里纷至沓来消逝千年的声音和景象,就像窗外的春雨,绵绵不绝。可是,岁月更迭,时代变迁,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日渐多元,薪火相传的“天子传音”,也难逃日渐式微之命运:传抄谱册流失,乐器毁损,后继无人……过去人人都会吟唱的北管,如今只在少数长者中流传,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瑰宝,更常出现在人们酬神了愿的行列中。

这让我许多“北管人”失落,痛心,着急!痛定思痛之后,一个又一个的有识之士,自觉自愿地加入了抢救、发掘、保护、传承、弘扬的队伍中……

我遇见了这个队伍中的庄炳文。他是“泉州北管”省级传承人,一个“听到北管乐响魂就被勾了去”的人,一个为北管而活的人。

“天子传音”“古音乐博物馆”之美誉,2006年以“泉州北管”之称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与“古音乐活化石”南音并称为“姐妹花”而声名远播。

“非遗”专家刘锡诚有过这样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世代相传的精神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脉,民族绵延的基因,民族精神的载体。”

可是,岁月更迭,时代变迁,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日渐多元,薪火相传的“天子传音”,也难逃日渐式微之命运:传抄谱册流失,乐器毁损,后继无人……过去人人都会吟唱的北管,如今只在少数长者中流传,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瑰宝,更常出现在人们酬神了愿的行列中。

这让我许多“北管人”失落,痛心,着急!痛定思痛之后,一个又一个的有识之士,自觉自愿地加入了抢救、发掘、保护、传承、弘扬的队伍中……

我遇见了这个队伍中的庄炳文。

他是“泉州北管”省级传承人,一个“听到北管乐响魂就被勾了去”的人,一个为北管而活的人。

庄炳文生长在这片北管繁盛的土地上——

五十年前的某一天,山腰有个小阿仔,被村里理发铺里传来的美妙音乐吸引。从此,每日每夜,聚集在理发铺吹拉弹唱的人们,都会看到那个瘦弱的小阿仔,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痴痴地站在门口听北管,任凭阿妈千呼万唤,那个坚定的小身影,都久久不肯回转。阿妈无奈:“这刀仔,魂被勾了去。”

后来,这个叫作庄炳文的小阿仔,师从国家级北管传承人庄能宗。他十岁登台表演,十三岁随当时的晋江地区北管代表队参加省第二届“武夷之春”音乐会崭露头角。由此,庄炳文被选入惠安县高甲剧团,又师承鼓乐名师张庭法勤学苦练……

老师告诫他:“鼓头”是整场戏的灵魂所在,乐队中的头首,前后台演出的总指挥,所以,必须融会贯通吹拉弹唱和各种角色的演技。

那些年,在剧团,不论是作为“司鼓”的庄老师,还是作为领导的庄团长,



庄炳文都干得风生水起。

但是,他的血脉里,流淌着的是古老的北管旋律,他敬惜它,记挂它,他想将它保护好,传承好,不让这朵文明之花凋零。

于是,他回到了家乡。

他创办各种公益性北管培训班,免费为愿意来学的人敞开大门。二十年来,他硕果累累,桃李满园。

他组建北管艺术团,既走基层、进社区公益演出,与其他北管乐社交流互动,切磋技艺,更参与各种大型活动和闽台文化交流。

他编教材、进学校、登讲坛。为传承,殚精竭虑,倾心付出。

妻曾调侃他:“别人的男人是赚钱养家,你是扒家里的钞票贴北管。”“一听到北管,魂就没了。”不过,牢骚归牢骚,同是艺人的她,从来都是夫唱妇随,和如琴瑟。她懂他,犹如他懂北管。

原生态的北管,只有江淮民间音乐一种小曲,演奏起来比较单调。庄炳文想:如果把北管和鼓乐戏剧结合在一

 诗路花语

我是一缕被风吹散的炊烟(五首)

□叶发永

炊烟是一群快乐的孩子

炊烟自有炊烟的幸福
在炊烟的眼里
木屋温馨,烟自温暖
天空就是一个辽阔的庭院
暮色四合,鸟雀归巢
这是激动的时刻
一缕炊烟跟上另一缕炊烟
炊烟在空中追逐,炊烟在空中喧闹
屋里饭香诱人,灯火可亲
农家的幸福简简单单
现在回想起来
炊烟是一群多么快乐的孩子

我是一缕被风吹散的炊烟
我一生的努力都在往回走
在寻找一个村庄
寻找一缕
跟我相似的炊烟

村庄里的麻雀

一辈子爱一个村庄
爱一棵树
一群娃

也有翅膀
但不是为了飞翔
是因为忙碌
最远的远方是山地、丘陵、沼泽和农田
活着,忍不住多嘴
老了,就避开家人,找一个偏远的地方
跟时间对视
自己把自己掩埋

早出道个别
晚归是一曲牧歌
乡村古老的仪式,麻雀一直在坚守
每一次见面,互道安好
见面作揖,互道安好
说的是乡音,唱的是怀旧的民歌

暮色里
几只麻雀绕空低飞
给一排缺少人烟的屋舍
增添生气

钓台夜月

适合一人,一舟
一壶酒,一船闲愁

斟一杯酒
与传说中的古人对饮
讨教垂钓之术
讨教如何用一根钓竿
垂钓一世功名
如何从一滴清露中
钓出满江清辉
锦绣华章



再斟一杯
与自己对饮
舀一勺李白的明月
夹一口苏东坡的赤壁赋
歌一曲曹孟德的短歌行
直至无语
泪流满面

饮尽最后一口
饮不尽这千古的愁

路边的芒果

这些长在路边的芒果
这些小小的人
小小的尘世
小小的悲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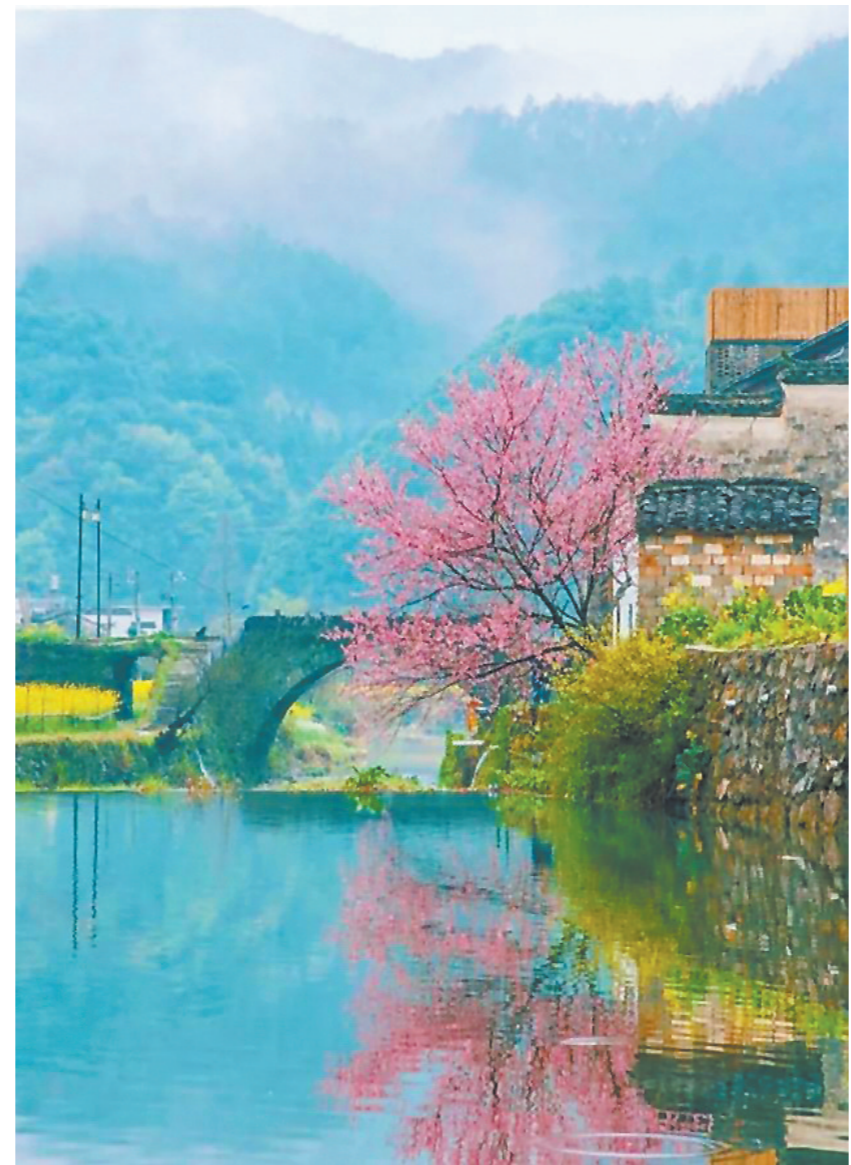
泥水里滚爬,烈日下烘烤
皮肤黄里透红
笑容憨厚,目光腴腴
哥哥带着弟弟
姐姐拉着妹妹,从枝叶走到枝干
从枝干走上枝头
苦孩子,风雨同舟
拼死突围

一个跟着一个
一声惊呼紧接着一声惊呼
生命高贵,身子卑微
撞身取暖
取人间小小的回响

这些芒果
被命运撞在了路边
他们找不到出路
他们蓬头垢面不管不顾的模样
每一次见面
我都差点喊出自己的乳名

爱上缓慢的流逝

爱上一切缓慢的事物
比如,无可救药,爱上了一辆单车
老式的,漆面剥落,有怀旧的面孔
世界在奔走,但我们不急
慢处有风景,抬头云淡风轻
比慢更慢的是出神与发呆
时间露出缝隙
我在前尘往事里行走
一原原谅曾经恨过的人
对生命一再感恩
人过中年,双亲已安顿在天上
身子轻盈,灵魂干净
小孩羽翼渐丰,有自己的前程
尘世广阔,人事茫茫
余生已短
我选择耐心与缓慢
爱够人间的亲人



看到这棵长在大石壁上的松树,一时让人失语。这是多顽强的生命呵,才能一辈子站在大石壁上与石共舞,直到地老天荒。

眼前这棵高不过五尺,只有碗口粗的松树,除了雨露,只有坑中那浅浅一抔黄土,便是它赖以生存的全部。然而,它依然挺拔着身躯,四季常青,就像嵌在石壁上的不化金身。

见过无数破崖而立的松树,也见过挂在悬崖边的松树,唯独没见过这样孤独而无助的松树。那些破石而立的松树,它们起码身边还有同伴,可以肩并肩前行,一块遮风挡雨,共抵风霜;而且它们脚下也都有罅可寻,有缝可钻,石壁之下便是沃土,甚至石壁本身就是沃土,树荫之下,根连根,连成一片松树的世界。而眼前这棵松树,它被框在石壁上一个小小的凹坑中,光滑的大石壁上根本无从

看到这棵长在大石壁上的松树,一时让人失语。这是多顽强的生命呵,才能一辈子站在大石壁上与石共舞,直到地老天荒。

眼前这棵高不过五尺,只有碗口粗的松树,除了雨露,只有坑中那浅浅一抔黄土,便是它赖以生存的全部。然而,它依然挺拔着身躯,四季常青,就像嵌在石壁上的不化金身。

细密的春雨如一张大网,铺天盖地笼罩着四野,雨滴敲打着路边的岩石,发出嘈杂的混响。汽车缓慢地行于崎岖的山间,时而密林蔽顶,时而云雾相随,时而雨打车窗,时而九转迂回,近半小时的蛇行,终于来到了位于大山深处的梅洋村。一条梅洋溪蜿蜒在深谷,村庄坐落在幽谷两侧。几座简朴的小桥横亘在溪上,两条曲折的小径顺着溪流的方向贯穿于山谷,成为连接乡村的主道。进入山村首先看到的是一座狭小却颇有内涵的文化公园,依山傍溪,长廊曲径,草木葱茏,枝繁叶茂,环绕着公园种植着一圈梅花。枝头上的梅花一串串一簇簇开得正艳,她不惧寒风不畏细雨,在青山翠谷间,在绿树婆娑间、在凛冽寒风间,面对着漫天乌云、面对着青山绿水傲然绽放,向大自然散发着浓郁的芬芳,展示着柔美的身姿,挥洒着凛然的正气。

原先细密的小雨渐渐地小了,变成了缥缈飞洒的雨丝,撑起一把碎花小伞,漫步在溪畔蜿蜒的乡间小道上,一

 心灵驿站

与石共舞

□黄水成

下手,只能一辈子盘在石壁上,像一尾鱼被装进瓶里,无路可去,与世隔绝,永远被锁在石壁上。坑中这抔黄土,比一盆花泥还少。这座小山般的岩石,是它永恒的道场,一日日,一月月,它必须以愚公般的耐心去等待,或许等到石头开花那天,一切才会有转机。不过,这天方夜谭般的希望只有在童话的世界里才会出现。

雨天还好,起码不会焦渴。但亚热带

行行梅花树掩映在乡居中。这边门前院落里左右两株梅花枝头高悬,给朴实的农居增添了诗意的韵致;那边土坡上八九株梅花散落在山间,层层叠叠带来立体的层次感;左侧连片的农舍间几株红梅白梅杂糅交替,与门框上簇新的大红楹联相互映衬;右边山溪对面三两枝红梅从低矮的围墙中探出头来,向过往的行人展露出欢快的笑靥……

徜徉在这落英缤纷繁花似锦的山道,尽情观赏着眼前梅花绽放叶尖滴翠的盛景,脑海中竭力搜寻着记忆深处储存的先贤们吟咏梅花的金句,比如,王维的“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元稹的“一枝方渐秀,六出已同开”……而其中我觉得写得最有韵致的当数王安石的《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一边走于梅花夹道的山径,一边揣摩着这首梅花诗,倏忽间从内心深处油然而发出一种情愫:这首诗中所描绘的景致所蕴含的意境,似乎与眼前所见到的花境所闻到

是在焦烤中熬过,它必须在火炉般的石壁上煎熬到雨水来临。然后喝足一顿雨露,就必须熬到下一个斜风细雨的日子。或许三五天,或许十天半个月,或许三五个,谁也摸不准老天爷的脾气。每棵树的身体里都刻录着大自然的气象年份,石壁上这棵瘦小的苍松,它螺旋般的纹理,是对每个年份气候尤为细密的刻录。盛夏烈日时,石壁就成了炼炉,高温笼罩的石壁上,几乎成了生命的禁区,它光滑的表面甚至看不见一棵草。只有这棵苍松一枝独秀,成了绝壁上的独唱。

眼前这碗口粗的苍松,如今没有人能说清它的树龄,或许它超过许多参天大树的年龄,甚至连这块光滑的石壁也忘了它的春秋。天长日久,它们忘了风霜,忘了酷暑,甚至忘了岁月。它们在四季相持中和解,在和解中相持,演绎一曲松石共舞的绝唱。

 游目骋怀

古村寻梅

□周琦

的暗香有着几分不谋而合的重叠。

梅洋是一个充满着诗情画意的乡村,自古就有种植梅花的历史,如今村中树龄在百年以上的老梅树尚有数十株。冬春时节梅花傲然绽放的花期里,这儿便成为一片花的海洋花的世界,至今乡村中还流传着“梦仙指路,筑舍植梅”的古老传说。

如果从高空俯瞰,从入村开始的上万株梅花乃是沿着梅洋溪两岸一字排开接二连三散乱地生长着,而到了村后的梅溪潭,周边一大片平缓的坡地上,旺盛的梅花成群成片地簇拥在一起,相

起,重新进行曲目创作,就可以让北管走向现代舞台,便于大众接受。于是,凭借数十年舞台生涯对梨园高甲剧韵的感知,对吹拉弹奏的把握,北管文结合自己司鼓的特长,大胆在北管演奏中配入了打击乐,加入各种声部等演奏技巧,并精心设计表演服饰,把北管曲谱表演演奏搬上舞台。

经他重新创作加工的《六串》《判宗台》《昭君出塞》《梅花三弄》《赏月光》《北管韵》《过台湾》等曲目,有了和鸣,有了魂魄,有了主旋律,五音六律,急管繁弦,传统而时尚,令人耳目一新。

台湾艺人惊喜地说:“好像在听一个交响乐团演奏!”这让庄炳文很有成就感。

更让他振奋的是,他组织指导的北管音乐方队,上了猴年春晚的舞台——“天子传音”登上了国家级的艺术殿堂!

“非遗”的辉煌华彩,穿透沧桑时空,让这一方水土充满文化味和历史厚重感,它沉淀在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处,留下无限的乡愁和记忆。

前世之宝,后世之宝。庄炳文说,政府很重视“北管”这张文化名片,泉港的北管乐团有很多,艺员也不少,传承路上不孤单。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孩子愿意加入进来,很欣慰!

“非遗”是人类的活态灵魂,看不见摸不着。活态保护关键在传承人。庄炳文感觉肩上的担子很重。但,再困难,他都会咬牙坚持,以传承北管为己任。他心里明明白白,有了传承,才有发展,有希望,有美好。

 乡村情怀

春天来到溪畔

□李集彬

瞰眼前的这一条溪流:岸边的春天的杨柳,在水里照着婀娜生动的身影。树下台阶上,有人坐在那里浣衣,看见熟人免不了隔着溪岸喊几句,话语欢快地在水面上飘来飘去。这一段溪水较深,没有人会到这里来游泳,尤其是这样还有点微冷的闽南的春日。有从这里经过的白鹭,要到田野里去捡食虫子,落到溪边歇一下脚,羽毛洁白光滑,像王子一般在溪边从容踱步。还有野鸭子,初看以为是谁家的小鸭子,在水面上悠闲游动。心想,怎么会是独一个?正疑惑。它发现你在看它,呼啦啦掠过水面,一下子飞起来了。这才想起,只有野鸭子才有这样的本领。再去看,它已经远远飞走了。春天了,溪中一切生命都停止了蛰伏,又出来活动,让你在一片桃红柳绿中再次捕捉到它们的身影。

如果有闲心,还可以在露台上支起棚架种一架葡萄,炎炎夏日可以在下面乘凉,看叶影斑驳。如果有闲心,还可以往水面撒下几粒饭团,喂溪中的鱼儿,不一会儿,就有溪鲫围拢过来争着剥啄。这时候,你觉得这一条溪里的鱼儿全是你的了,快乐之情油然而生,在心里一圈圈荡漾开去。

下班的时候,从纷乱的俗事中挣脱出来,站在春天的坝头溪畔,让你心境安适,心房里洋溢着难得的获得感。



邻相依相伴相随相亲相爱相辅相成地组合出偌大一片气势宏伟的梅园。这儿还有个令人浮想联翩的名称:梅林花海。紧挨着花海有一座梅溪书院,古朴的外观、沉郁的气象、书香雅韵的环境,令人生发出坐拥梅林环绕春风展卷游览气象万千的逸致。

细细的雨丝渐渐地停了,浓浓的乌云渐渐地散了,一抹强劲的阳光从云层间透射出来直刺大地,奔腾的梅洋溪反射出一道道折光,映照在两岸的梅树上,使得色彩斑斓的梅花彰显出更加明媚更加妩媚的容颜。

“疏枝横玉瘦,小萼点珠光。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初春时节的梅洋村春色满园,闲步山乡尽览梅花盛景,沐浴着习习春风,感悟着浓浓春意,令人激发出一腔热血一股豪情,对这座鲜花盛开的诗意浓郁的村庄也就产生了些许牵挂与留恋,便遥想着待明年梅花绽放的时节,再来一睹乡村的风采,再来欣赏梅花的绰约。